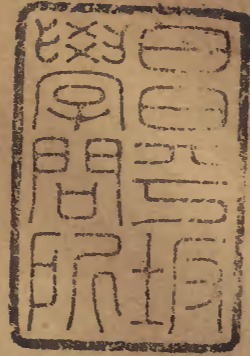


五子近思錄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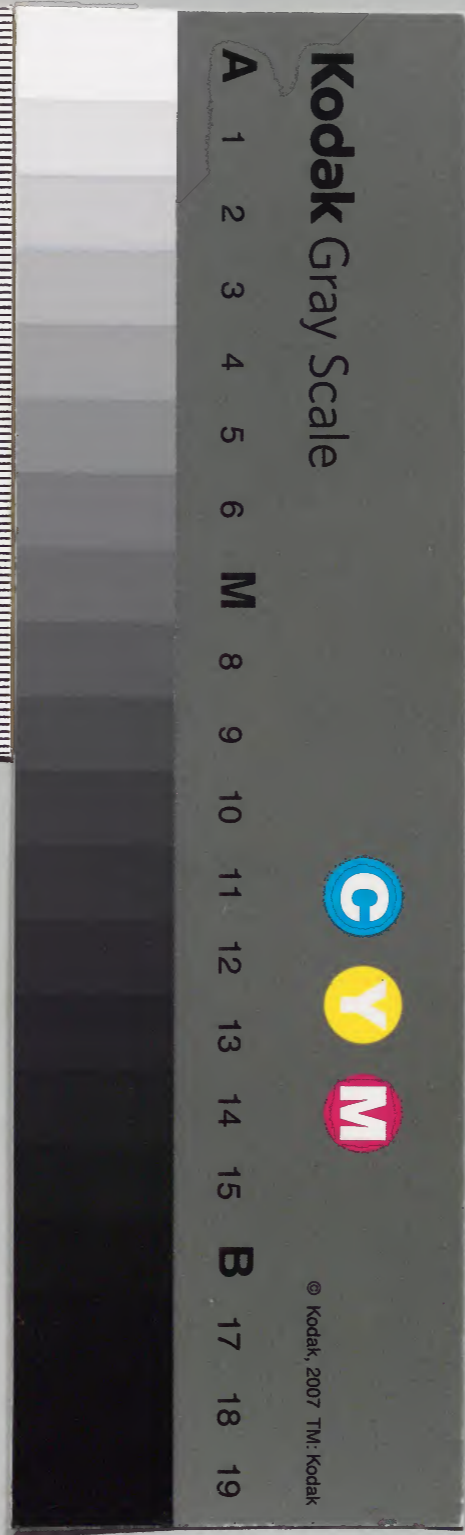


			九	漢
			四	書
			〇	門
			二	
			一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九	四		漢
函	〇		書
一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2	
冊數	8 (7)		
函號	298	199	

X



五子近思錄卷之十

新安汪佑 啟我合編

子鑑 晦叔 恭校

淺草文庫

臨政處事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

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

文集下同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

能守。保民者為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明道為邑。及民之事多。眾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於法。眾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下同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

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於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

矣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曰納約自牖能如

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浚也傳

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眾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



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
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曲一作徑
也。故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
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
之而已。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
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
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

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
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
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
也。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
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
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

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

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詩云公孫碩膚赤鳥几几經說下同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

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

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辯不有益於介甫

則必有益於我遺書下同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

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

其德量如此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

口本注如荆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

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

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

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

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職事不可以巧免。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克勤小物。最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

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與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

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

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



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

也。該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

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本注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先生

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願雖有其人。何

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

不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范夷

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

謁見大資。願將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願

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

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願云。不

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

此持國便服。韓維字持國。范純禮字夷叟。

臨政處事 星溪訂補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
押申轉運司狀願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
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
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
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
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住不得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

為非甲為則乙為已上並遺書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下同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
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
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
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
道先生常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

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媿屈附錄下同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橫渠先生曰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爲之則能使人文集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

下無復凝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

避所以心通易說下同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



始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炤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晦菴先生曰。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

誠以天下之事爲已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

君心。則當自身始。

修身事君。初非兩事。不可作兩般看。

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乘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不敢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

五子近思錄 卷之十
夫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悞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卽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

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溫公晚年更歷之多。爲此

說

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

自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豈皆凶惡猛鷲。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答張敬夫曰。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仕於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

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

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做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能辯別，這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令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爲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

今日有一般議論，只云不要矯激，遂至凡事回互，都揀僂風躲箭處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爲必陷於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虐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做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爲。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却又論其中節不中節。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

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

為守令第一，便是民事為重，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無理會。

平易近民為治之本。

居上克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其竊謂壞了這寬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

者，徒挂牆壁耳。與其不道，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其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

凡天下疲癯殘疾，憚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要主張這等人。

今人獄事，只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

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

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乃大不平。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做得來也。精采便是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得來。做去。只沒下梢。

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惰。又云。自治旣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狀牒煩多。須集屬官同堂商量。分判自無壅滯。此非

獨爲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得自效。兼是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孰是。亦教誨之也。

聽訟。只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凡聽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詞。

做守令。如胥吏沈滯公事。邀求於人。其弊百端。須嚴立程限。決要如期。他限日到。自然邀索不得。大抵做官。須令自家常閒。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

文字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

當官須有旁通曆。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錄了。卽勾之。未了卽教了。方不廢事。

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

催稅之法。頃見崇安趙宰。依山子。分爲幾限。令百姓依限來納。甚無擾。及過隆興。見帥司令諸邑催稅。而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恣其乞覓。或以少不滿千。欲作一頓輸納。吏以違限拒之。每限要分外用錢。擾不可言。所以做官難。要通四方風俗情僞。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只如經界就行也。安得盡無弊。然十分弊也。須革去九分。所餘者一分半而已。今人却情願受十分重弊。才有一人理會。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弊來。瑕疵之以爲決不可行。都是這般見識。分明只有箇

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賑濟之策初且大綱一細碎便生病屯田亦然且理會大處。

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又曰下手得早亦得便宜。

先生有踏荒詩云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凡事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臨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相識親戚之類越用分明不肯放過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不能則謹守常法

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議更張則所更之事

未成必闕然成擾卒未已也。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今人率負才以英雄自待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麤魯濶畧而能有成者。

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先生因上封事首言陛下毓德之初不過諷誦文詞比年以來頗留意老釋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本原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

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在先定計定計在罷和議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陛下無自知之耳。

明年復召入對其一言陛下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

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其二言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未言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

淳熙七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先生時在南康。上疏言立紀綱在正君心。正君心在親賢臣。遠小人。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

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

略能輕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

八年。易提舉。湖東常平茶鹽事。乞奏事之任。入對言。今日近習之勢日重。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

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

十五年。除提點江西刑獄事。入奏。極論天理人欲之界。云。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



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推所欲為無不如志矣

又具封事極言近習交通將帥共為欺蔽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至於選任大臣常不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祛

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

又言綱紀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大率習為



五子近思錄 卷之十一
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弊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

忍言之哉

五子近思錄卷之十一終

臨政處事

星溪訂補

五子近思錄卷十一

新安汪佑 啟我 合編 子鑑 晦叔 恭校

教人之道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險。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

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通書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文集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易傳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眾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以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



者亦不敢易乎近矣。經說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為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遺書 下同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利。嘗言劉夔善治

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理

低看了。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誠已。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自幼子常視母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小近，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

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趣，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

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本注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

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淡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並遺書

橫渠先生曰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正蒙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日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有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

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

小兒。且先安詳恭敬。橫渠禮記說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惟大人為能

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

議論異同。未欲激憤。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

補哉。橫渠孟子說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紳之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

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

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



也。

晦菴先生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

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

聖人教人爲學。非使人綴緝語言。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方是正當學問。答孫仁甫曰。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

五子遺思錄 卷一
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皆無此矣。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奈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與魏應仲曰。所讀經文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

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一抄記。以時省閱。切不可含糊護短。耻於質問而終身受此黯黯以自欺也。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

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與襄子受之曰。早晚受業。請益隨眾例。不得怠慢。日闕。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合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啟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誼諱。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耻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淡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見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

不得尚氣凌人。自取耻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淡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見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

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援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資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

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干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陶漁之事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耻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爲學者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

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要補填實難只得教

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方可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語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心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明一敬字各自觀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許聖賢之道如

一室雖門戶不同從一處行來都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嘗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恠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

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無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詞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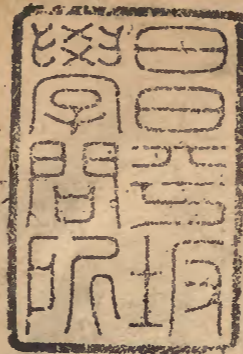
然為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

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希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道之序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有五焉其別如左篤行之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其別如左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右接物之要

星溪訂補

五子近思錄

卷十一



文化書局

文庫

